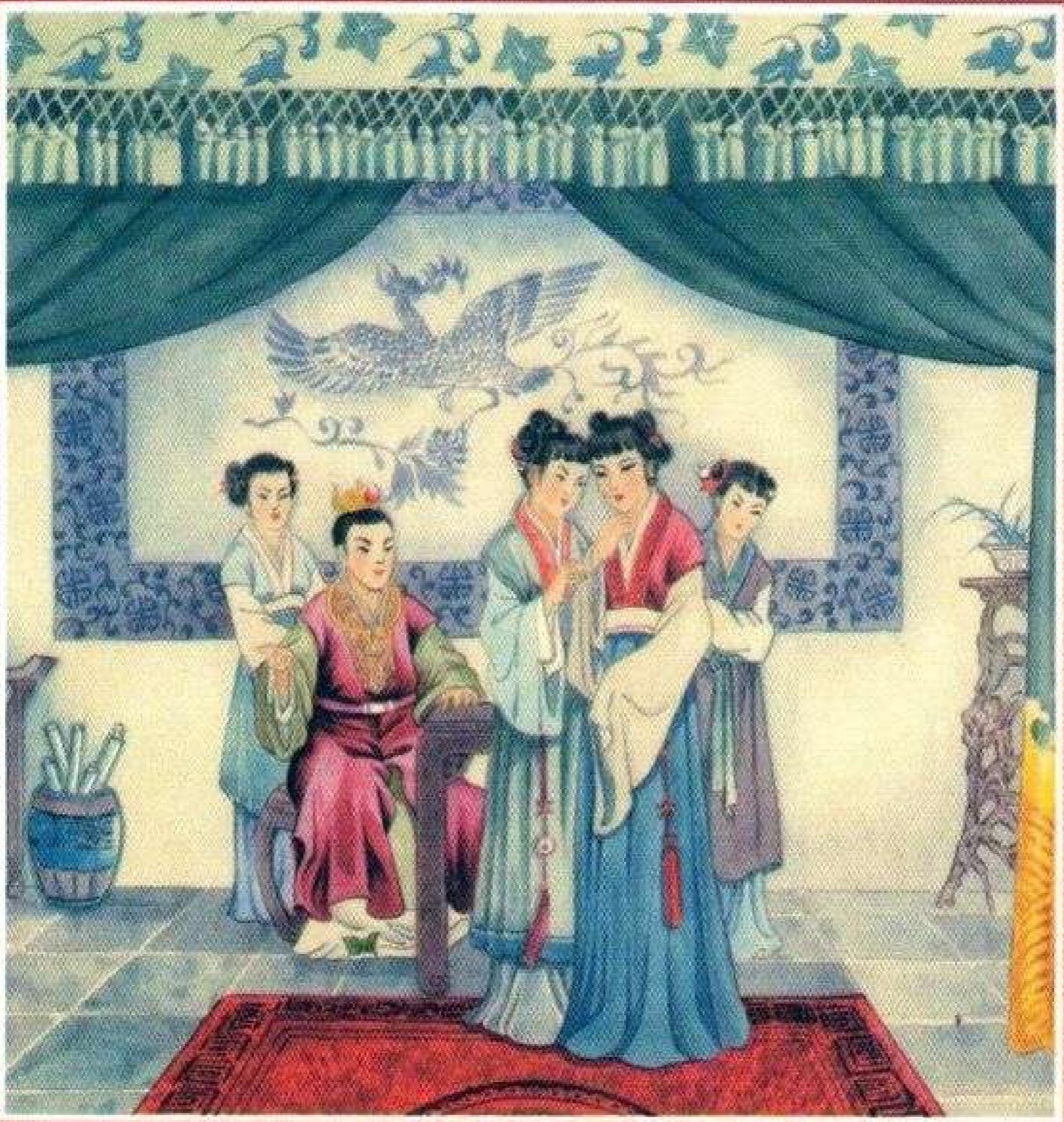


寶 玉 目 藏



红楼梦之九

寶玉晴窗

原著：曹雪芹
改编：白宇
绘画：江栋良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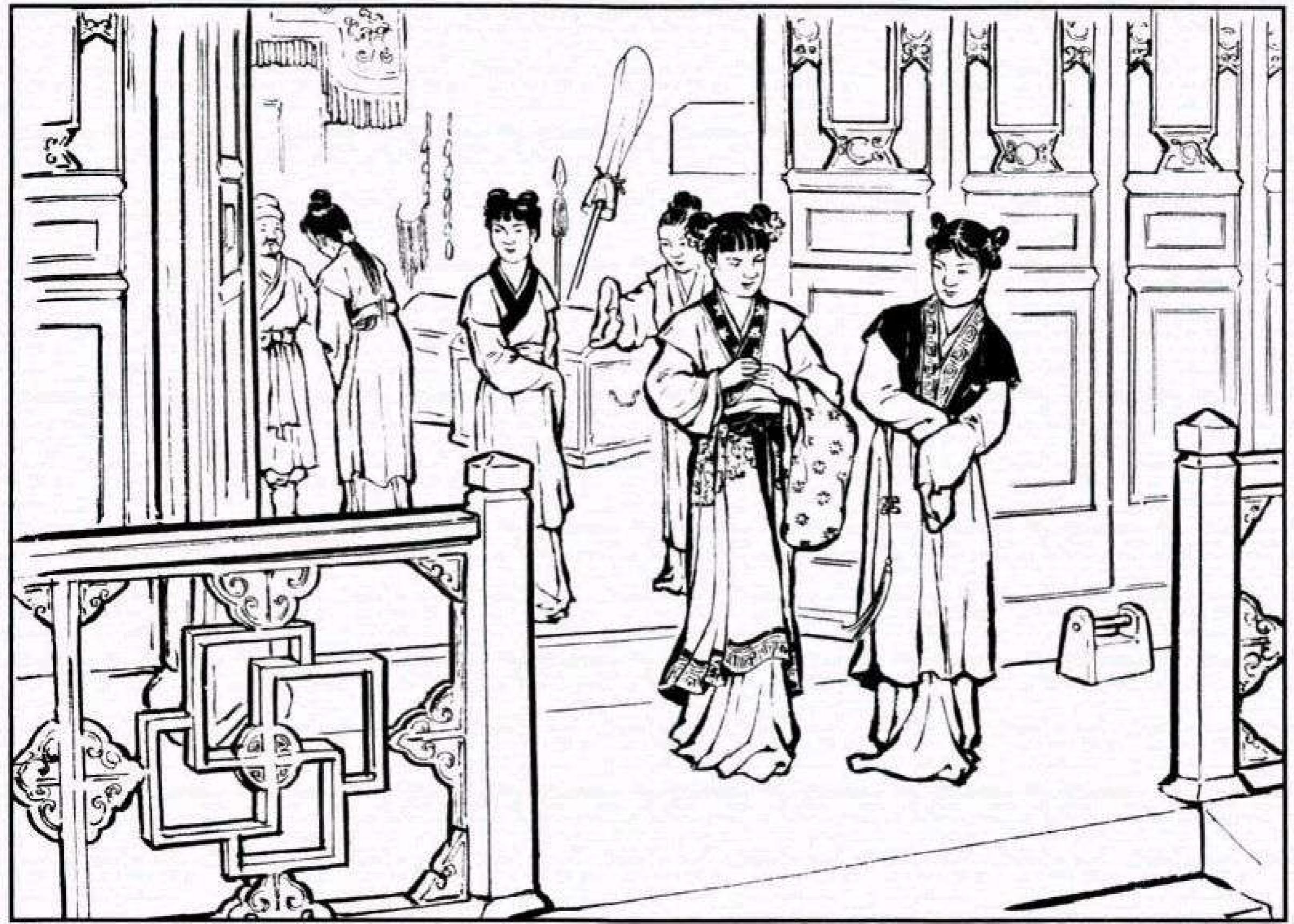
畫譜

第六回

大观园里管厨房的柳
媳妇

的女儿，和怡红院的丫头芳官相好。芳官因五儿身体虚弱，送了她半瓶滋补的玫瑰露，五儿还送了一包茯苓霜，不料被女管家林之孝家的查获。恰巧王夫人房中少了玫瑰露等补品，那些和柳家不睦的人，就诬赖是她们偷的。后来查明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是丫环彩云偷了送给贾环的。宝玉怕此事宣扬出去，有碍彩云、贾环的体面，就由自己承认下来，了结了一场风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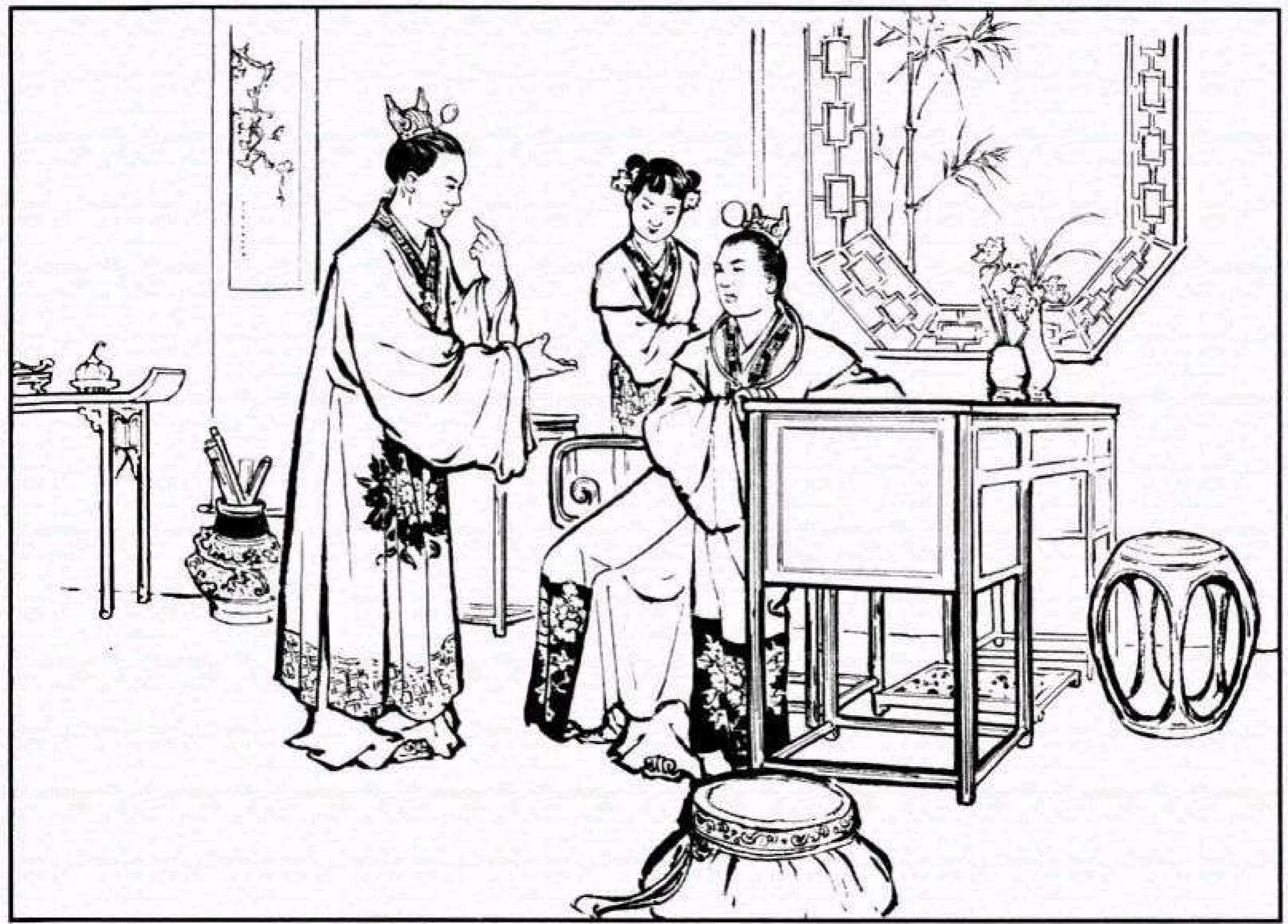
贾府大观园的梨香院戏班散伙了，学戏的女孩子便分派在园中各房使唤。这些买来的女孩，几年来受尽了折磨，如今就像倦鸟出笼，都十分欢喜。



唱正旦的芳官给了宝玉，唱小旦的蕊官送了宝钗。
这一日，蕊官托春燕丫头给芳官带来一包东西，宝
玉要来一看，是一包擦春癣的蔷薇硝，笑道：『她
真想得周到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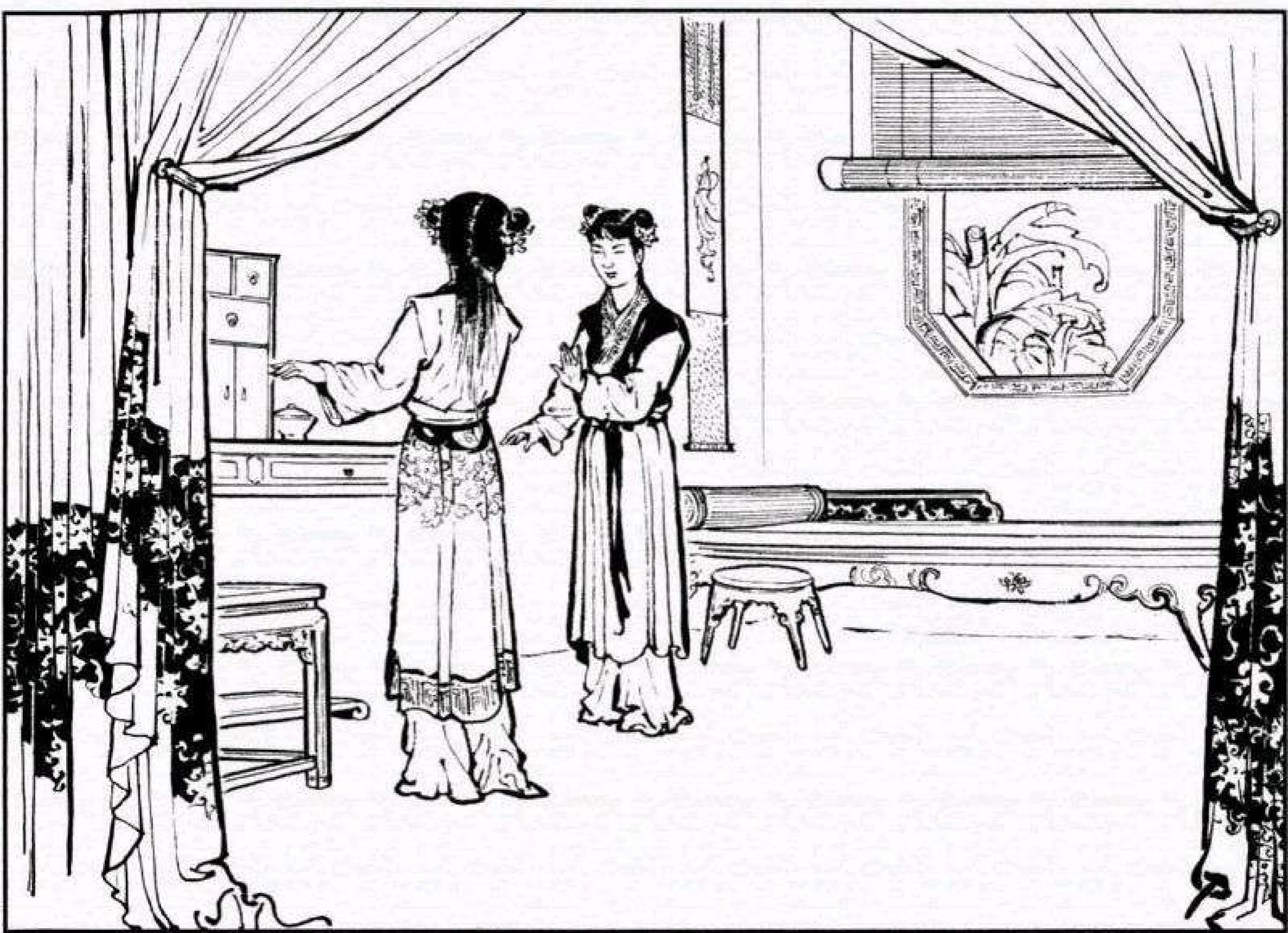
恰好，这时贾环来问候宝玉，见他拿着蔷薇硝，便伸出手来说道：『好哥哥，给我一半儿！』宝玉不好说什么，便想给他一些儿。



芳官因为是蕊官送的，不肯给人，忙拦住说：「别动这个，我另拿些来。」宝玉看出了她的意思，便说：「好吧，你去另包一包来。」



芳官到房里打开梳妆盒，才见自己常使的蔷薇硝已经用完了。一个丫头在旁边说：「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算了。哪里看得出来？」芳官便将茉莉粉包了一包拿去。



贾环见了，喜得伸手来接，芳官却忙向炕上一掷。
去。



这贾环得了硝，便兴头头来找王夫人房里的大丫鬟彩云；彩云正在赵姨娘房里闲谈呢。



粉。」

贾环笑嘻嘻地把包送给她，说：「给，这是你常想要的蔷薇硝。」彩云打开一看，嗤的一笑，说道：「这是他们哄你这乡下老儿呢！这不是硝，是茉莉粉。」



赵姨娘便说：『哪有好的给你？谁叫你要来？怪道人家要你！依我，拿了去照脸摔她。宝玉是哥哥，不敢惹他罢了，难道他屋里的猫儿、狗儿，也不敢去问问？』



赵姨娘越说越气，便骂贾环没刚性，受毛丫头的气。贾环又愧又急地说：『你这么会说，你又不敢去！支使了我去闹，闹出事来了，我挨打你敢情不疼；你敢去，我就服你！』



这一句话可把他娘真惹恼了！拿了那包儿，飞也似地往园中去了。彩云死劝不住，只好避到别的屋去。贾环也躲出仪门，自去玩耍。



赵姨娘奔进怡红院，可巧宝玉不在家，晴雯、芳官和袭人几个丫头正在吃饭，见赵姨娘来了，忙起身道：『奶奶吃饭。什么事情，这么忙？』



赵姨娘也不答话，走上来，便将那包粉照芳官脸
上摔去，手指着芳官骂道：「小娼妇养的！拿这个
哄他，只当他不认得呢。他和宝玉都是一家的主子，
哪有你小看的！」



芳官哪里经得住这话，一面哭，一面说：「没有了硝，我才把这个给了他，难道这不是好的？奶奶犯不着来骂我，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。」



赵姨娘气得发怔，便上来打了她两个耳刮子。芳官挨了打，哪里肯依，便打滚撒泼地哭闹起来，口内嚷着：『你打得着我么？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！』



芳官一头撞在赵姨娘怀里，叫她打。众人一面劝，一面拉。晴雯拉了袭人一把，悄悄地说：「让她们闹去。如今乱为王了，什么你也来打，我也来打，都这样起来，还了得呢！」



分派在别处的藕官、蕊官、葵官和豆官四个学戏的女孩子，听说芳官被人打了，便一齐跑入怡红院来。豆官一头向赵姨娘撞去，几乎将她撞倒，那三个也拥上来放声大哭，把赵姨娘裹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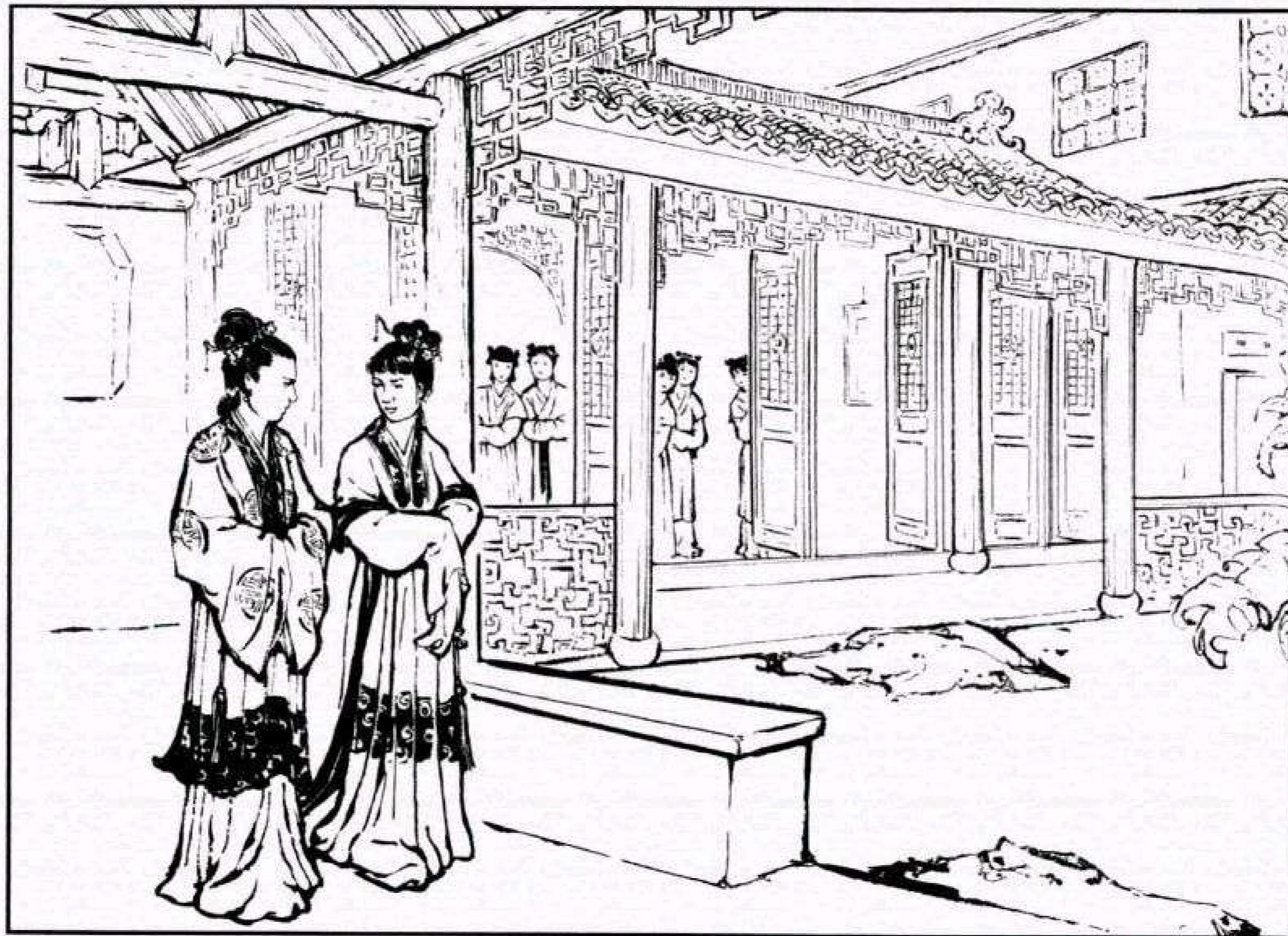
正闹得没开交，谁知晴雯早叫春燕回了赵姨娘的女儿探春；探春一到，便把芳官、蕊官几个喝住了，问起缘故来。赵姨娘气得瞪着眼，粗了筋，结结巴巴，说个不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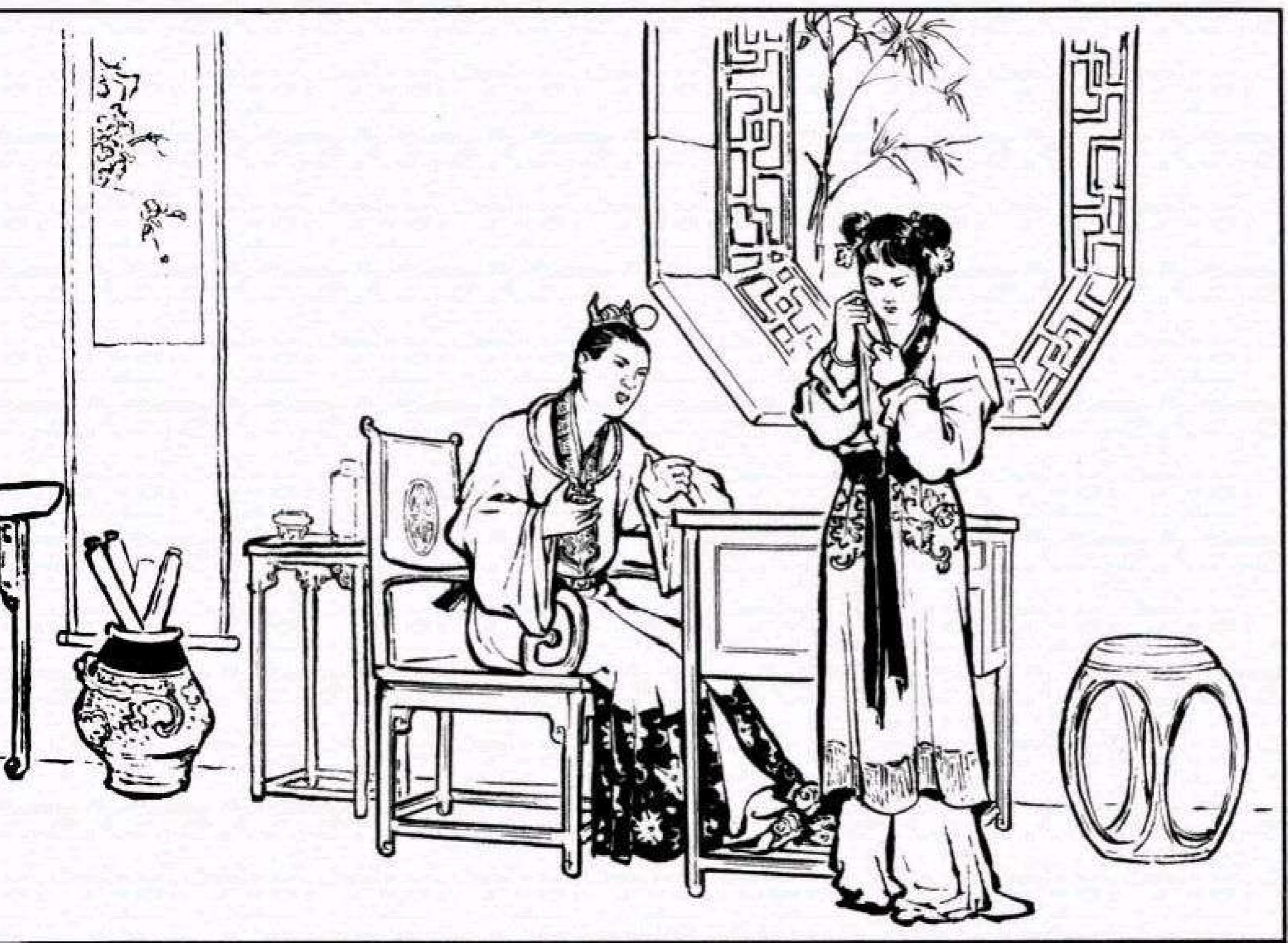
别的丫头把原因说了，探春便叹气说道：『这是什么大事！姨娘太肯动气了，我正有一件要紧事与你商量，快同我来吧！』赵姨娘这才同她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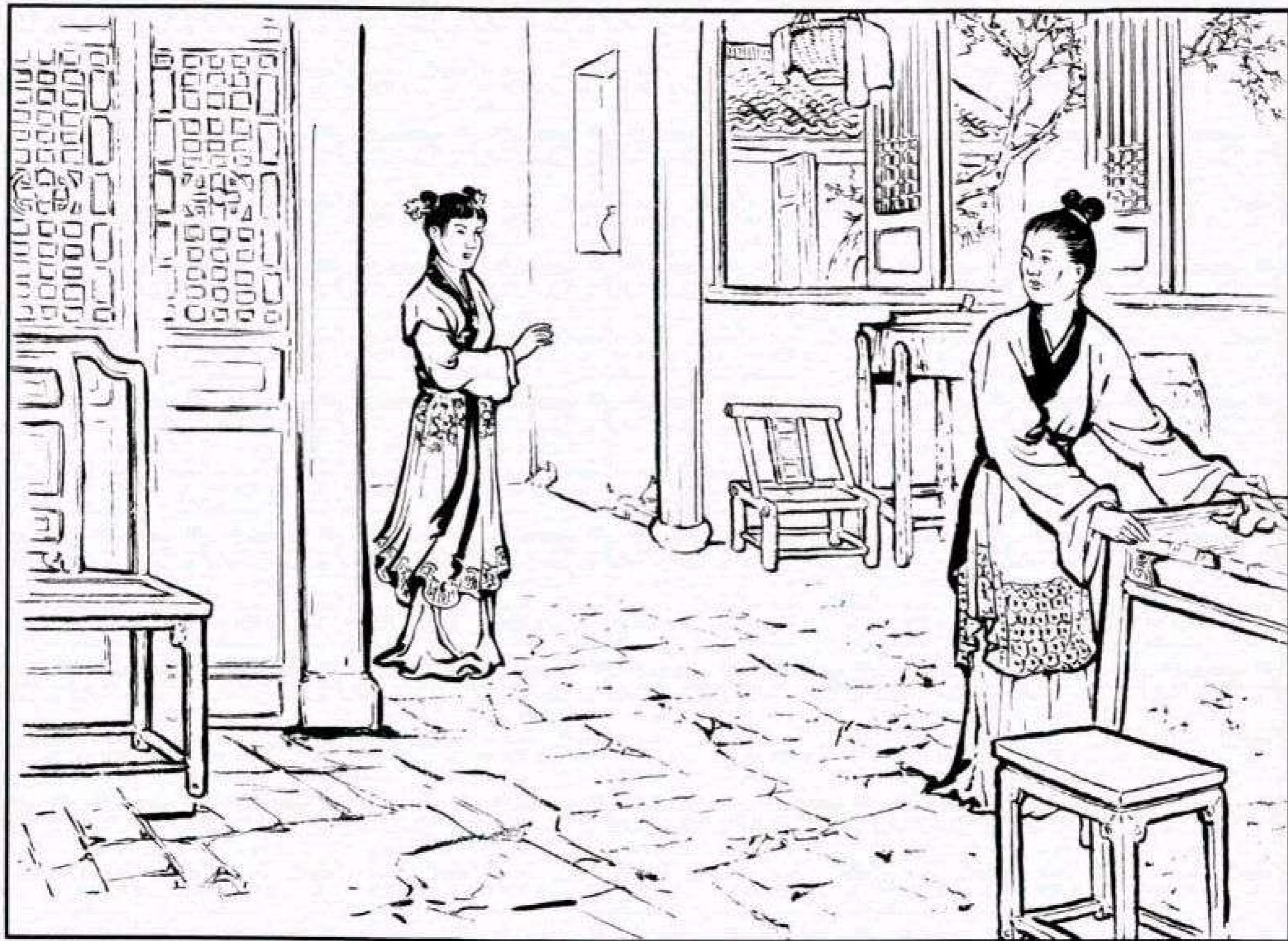
走出怡红院，探春又埋怨赵姨娘说：「那些小丫头原是玩意儿，喜欢呢，和她们玩玩笑笑；不喜欢，不理她们就是了，何苦不自尊重，大吆小喝，失了体统！」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，只得回房去了。



探春走了不久，宝玉回到怡红院，听了这事，心中不悦，又见芳官泪眼溶溶，越发痛惜起来。他劝了一阵，知她和管厨房的柳家媳妇的女儿五儿相好，便使她往厨房传话：晚饭要一样素菜。



芳官梳洗了，来到厨房，向柳家媳妇说道：「柳婶子，宝二爷说晚饭要一盆凉凉酸酸的素菜，不要搁油！」柳家的连忙笑着答应了。



这柳家的女儿五儿，虽然是厨役之女，却生得很漂亮，只因身体不好，还没有得到差使。柳家的听说宝玉房中差轻人多，有意要送到那里去，便托芳官去和宝玉说。



吃。
芳官一口答应了，并且问道：「前日我送给五儿姐的玫瑰露吃了没有？」柳家的连忙道了谢，说五儿吃了那露身体好多了。芳官又说还要送些给五儿。



芳官回到怡红院，和宝玉说起五儿的事，宝玉一
口应允了，说：『迟些日子我和老太太说去。』芳
官又说起还要些玫瑰露给五儿，宝玉忙道：『有着
呢，你多拿些去吧。』



给了芳官。

说着，叫袭人取出来，见瓶中本不多了，就连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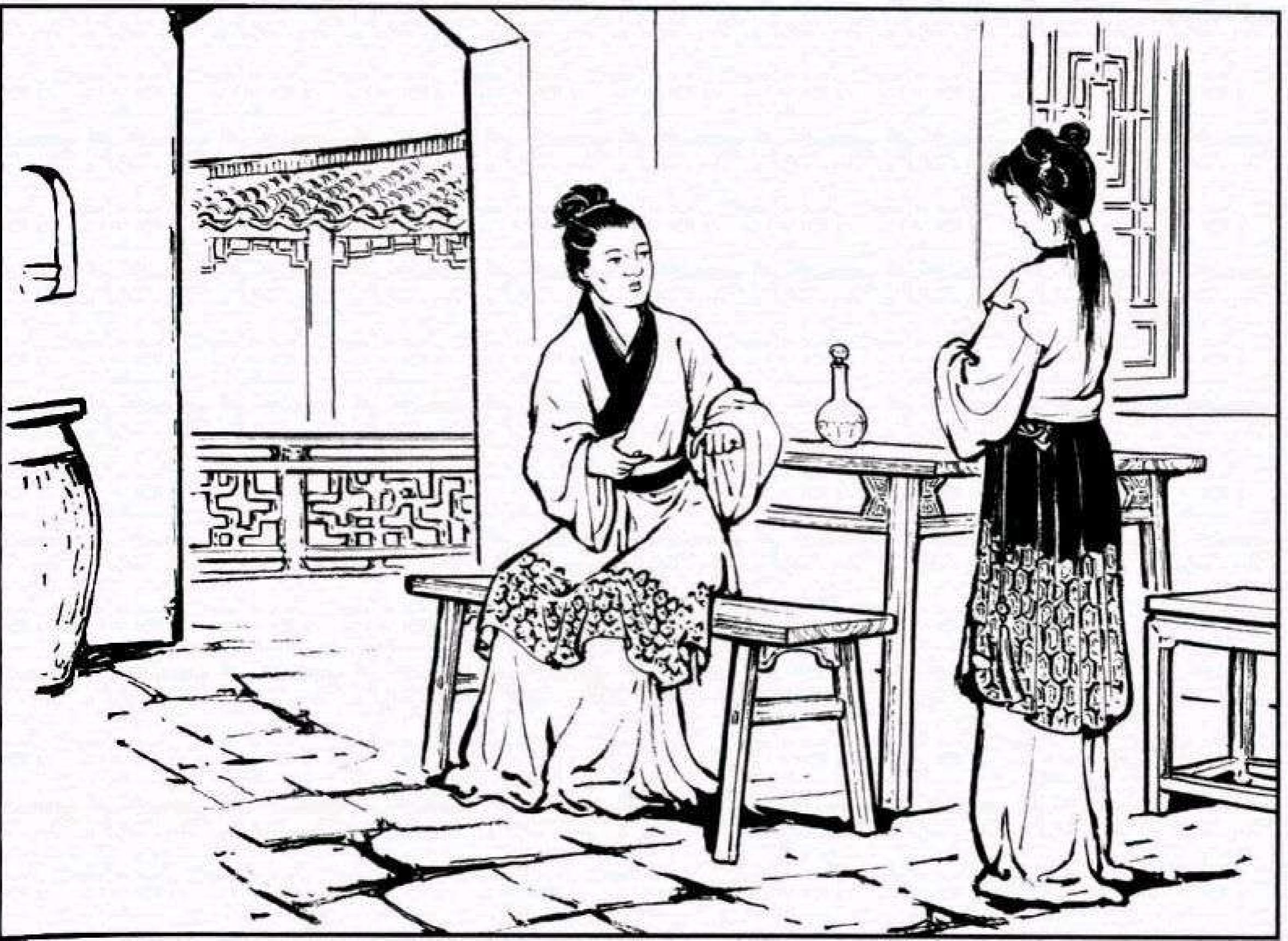
芳官拿了瓶，又到厨房去，恰好五儿来了。母女俩收了露，连忙向芳官道谢。



芳官玩了一会，要走了，五儿送出来，拉着芳官说道：「我的事儿，你说没有？」芳官道：「说过了，你只管放心。」说毕，自去了。



五儿回来和她娘又夸了芳官一顿。她娘说：「这玫瑰露虽是珍贵物儿，可是吃多了也动热，不如送点给你表哥，他那身体不好，也想这些东西吃。」



五儿停了一会，冷笑说：『依我说不送也罢了，倘或被别人看见，又是一场是非。』她娘说：『怕起这些来，还了得！难道是做贼偷的不成？』说着，就倒了小半杯。



柳家的拿了那杯玫瑰露，从角门出去，直走到外边她哥哥家中。她哥哥、嫂子、侄儿一见这个，无欢喜。



吃了最补身体。柳家的连忙道了谢。



柳家的回到厨房，正碰到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儿来要鸡蛋，说是房里的大丫头司棋要吃。柳家的忙笑着说：「眼下就是鸡蛋缺，吃点别的吧！」



莲花儿说：「我就不信，连鸡蛋都没有了。别叫我翻出来！」一面说，一面真个打开菜橱，里面果然有十来个鸡蛋。



莲花儿嚷道：『这不是？吃的是主子给我们的份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』柳家的说：『你少胡说，你妈才下蛋呢！统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作菜上的飘马儿的，怎么能动？』



柳家的说溜了嘴，就一连串数说起来：「你们只知饭来张口，吃厌了肥鸡大鸭，又要鸡蛋。我倒不用侍候主子，只侍候你们了。」莲花儿刚要发恼，司棋又打发人来催，说她怎么老半天不回去。



莲花儿赌气回去，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。司

棋听了，立刻心头火起。



凶，担心要闹事情，忙起身陪笑让座。



司棋喝命小丫头们动手：「柜里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」小丫头们便七手八脚抢上去，打开菜柜一顿乱翻乱扔，把菜蔬撒了一地。



慌得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「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，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我们刚才也怪她不是，她已经悟过来了，马上就给你做哩！」



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会，方被众人劝走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嘟哝着蒸了一碗鸡蛋，叫人送去。



一切安静下来，柳家的才记起茯苓霜的事，便拿出来交给女儿。五儿看到这稀罕物儿，便分了一小包，打算送给芳官。



吃完饭，她也没有告诉娘，就趁黄昏人稀的时候，偷偷地进园去找芳官。幸好路上无人盘问，一直走到了怡红院。



她走到门口，不敢进去，等了一会，可巧春燕出来，便把茯苓霜托她交给芳官，说：「天晚了，我怕关了园门，出不去，多麻烦你了！」



五儿急忙回去。没走多远，正碰上林之孝家的带着两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



五儿说她娘让她到怡红院送家伙。林之孝家的说道：「你娘方才出去，怎么没说你在这里呢？竟让我把门关上了，可是你撒谎？」



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好说：『原来是我娘一早叫我去送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才想起来。只怕我娘错认我回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。』林之孝家的听她言语吞吞吐吐，便起了疑心。



可巧莲花儿和几个媳妇过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「林奶奶倒要审审她，这两日她常往里头跑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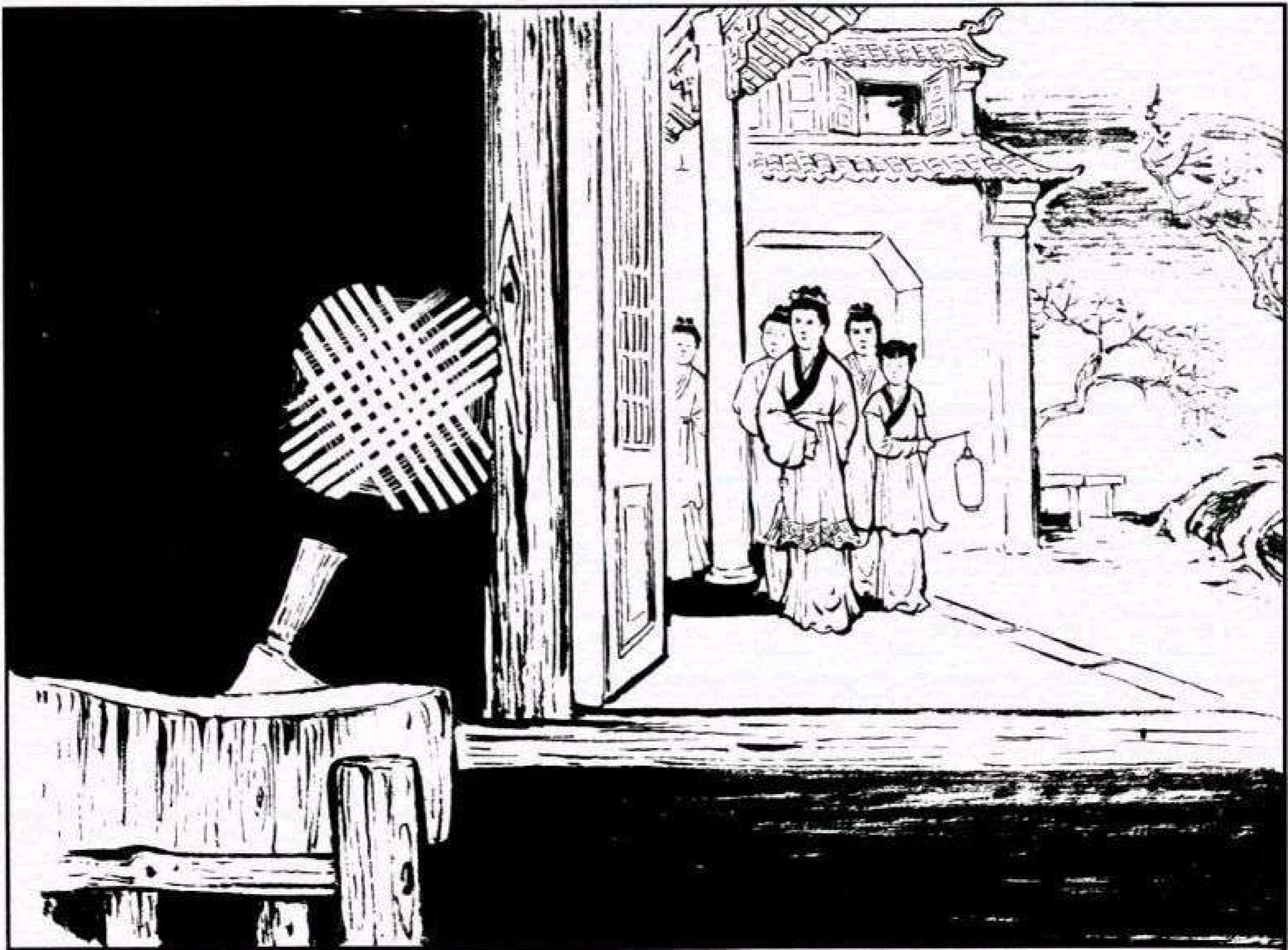


几个媳妇说起最近各房里丢东西的事，莲花儿笑着说：「听说太太屋里丢了一瓶玫瑰露，今天我倒是在厨房里看到一个瓶子！」



人到厨房去寻。

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小丫头打着灯笼，带了众



大家进入厨房，莲花儿果然从柜里取出一个露瓶来。五儿急说：『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
的。』林之孝家的说：『不管你「方官圆官」，现有
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到主子面前辩去！』



凤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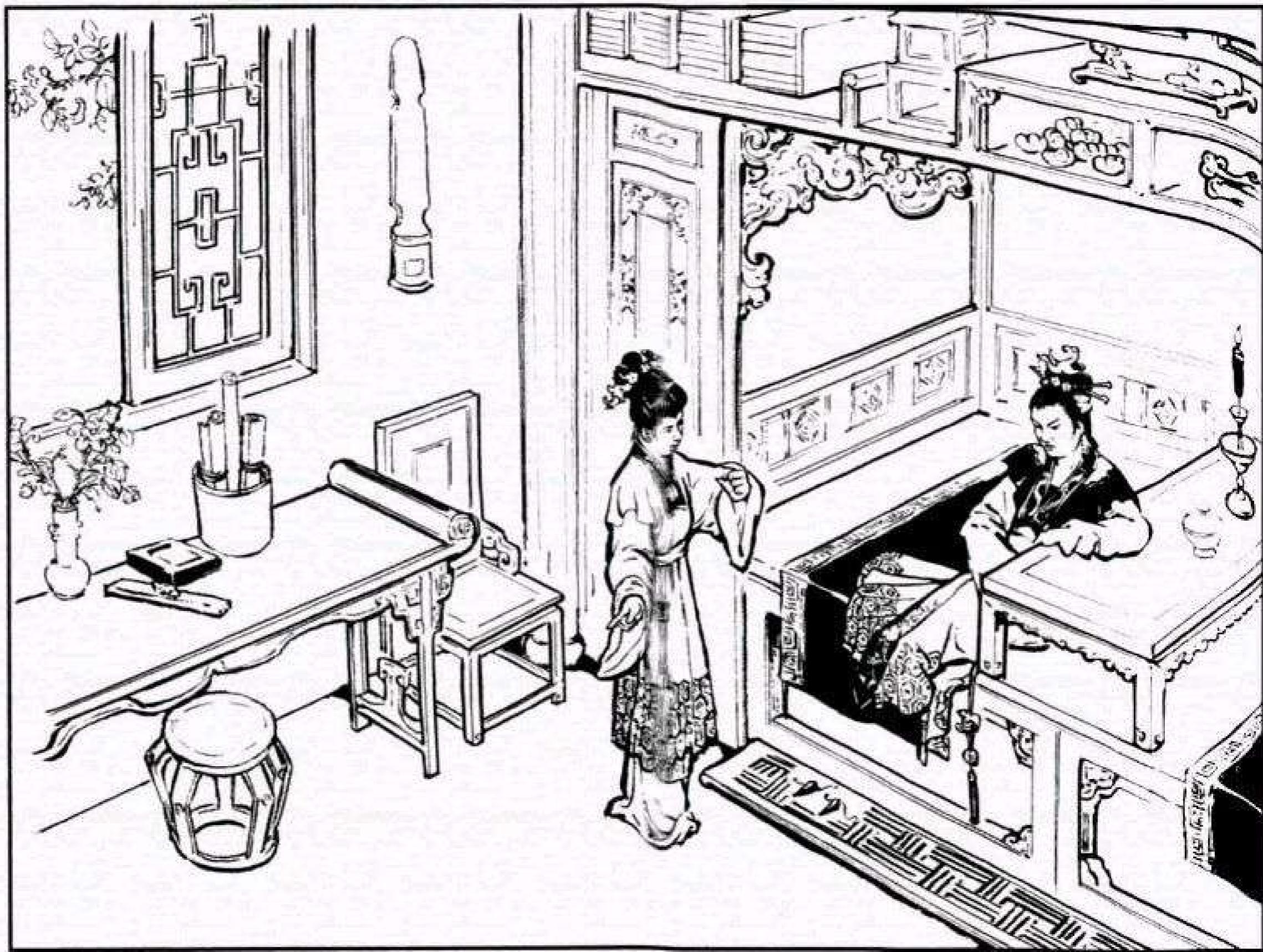
林之孝家的怕还偷有别物，叫莲花儿仔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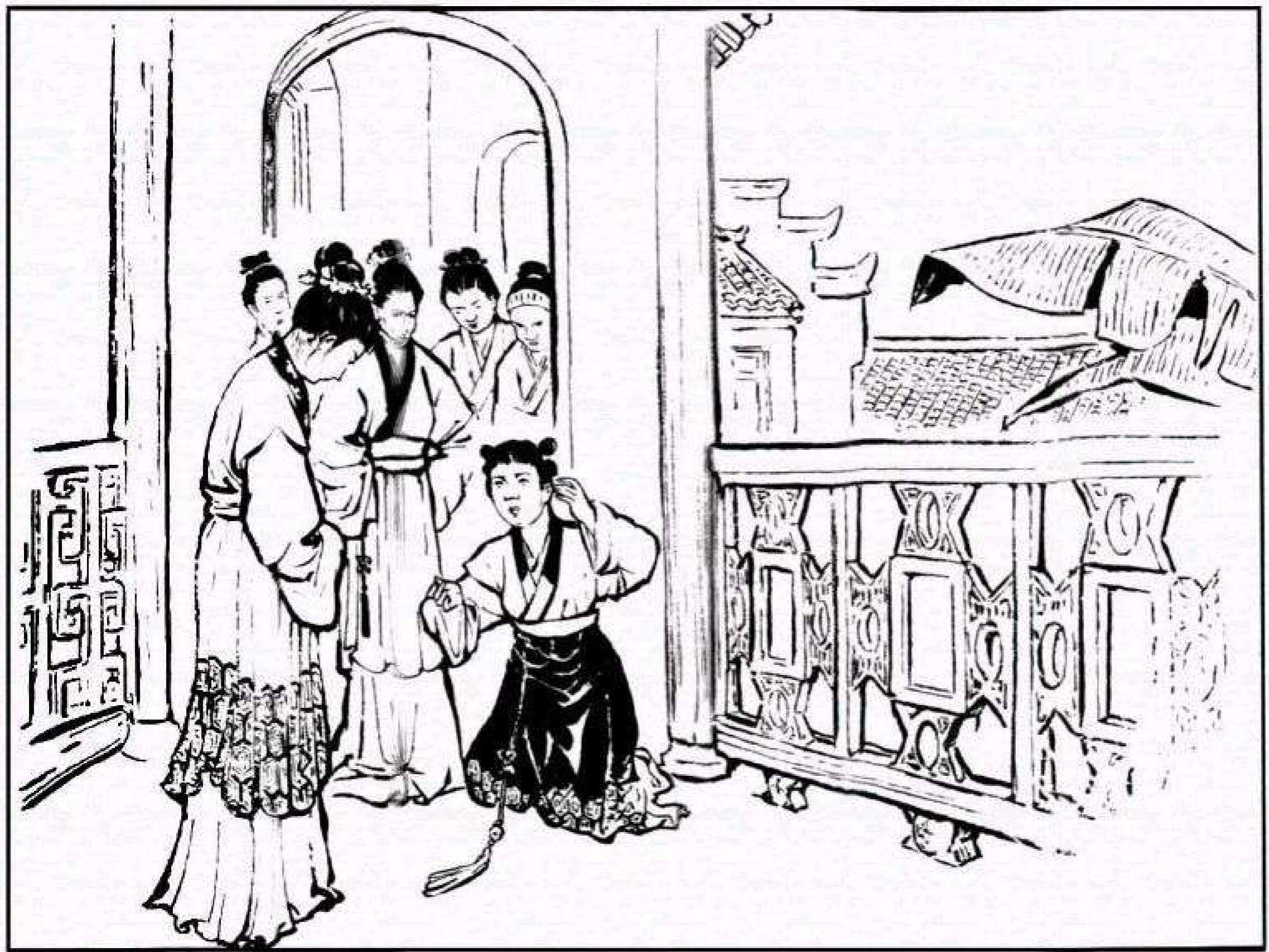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凤姐那边，先着平儿告诉了一遍。平儿看了
账证，略略沉吟，说：「你们且在外面等着，待我
回奶奶去。」



凤姐受了些风寒，才服了药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『将她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；五儿也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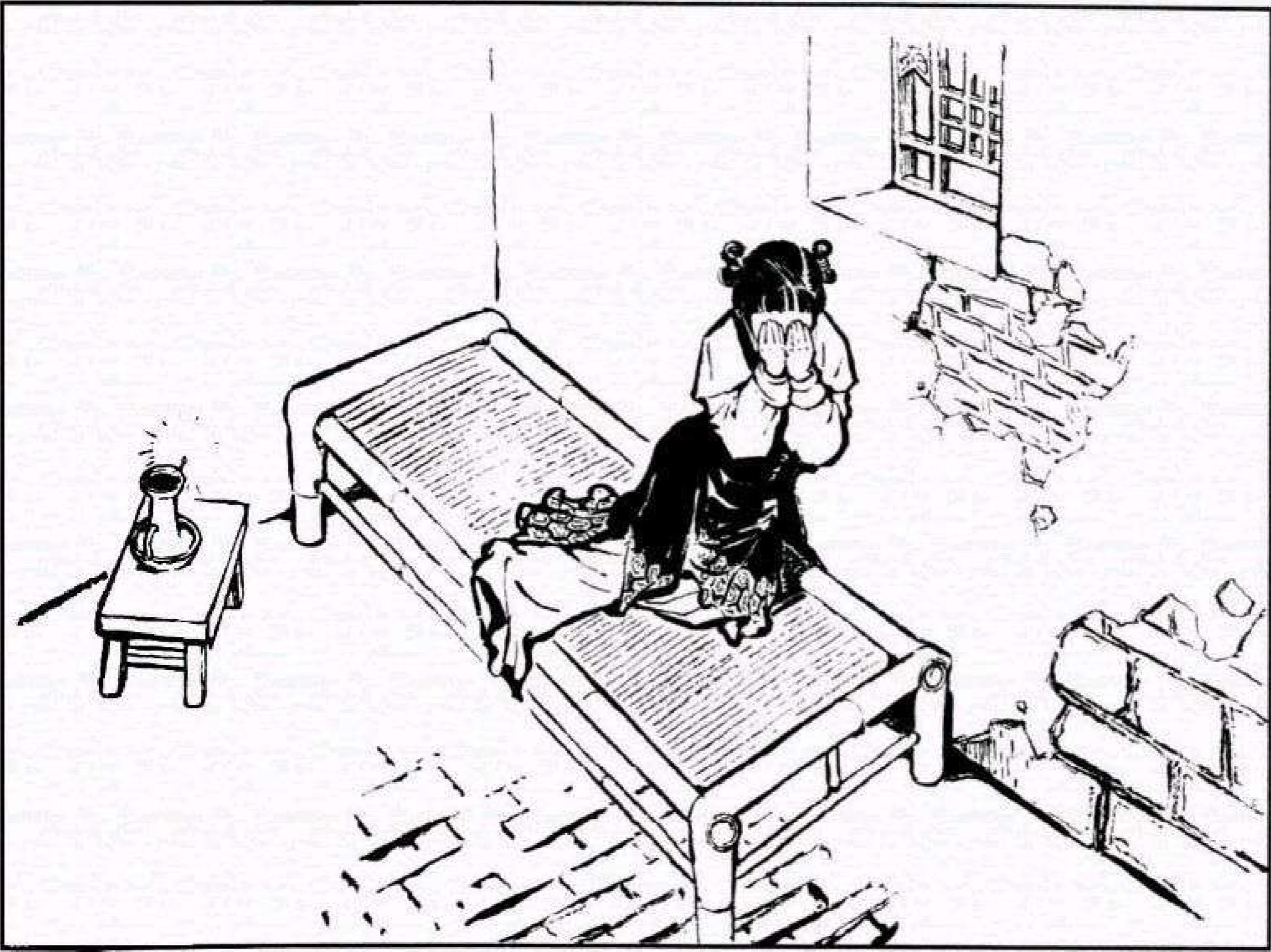
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细说了芳官送玫瑰露的经过。平儿说：「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」



五儿又说这茯苓霜是她舅舅送的。平儿笑道：『这样说，你竟是平白无辜的了，如今奶奶睡了，明天再作道理。』便将五儿交值夜的媳妇去看守。



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，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睡无枕，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。



和她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她们出去。就中有个秦显家的，是司棋的婶子，和林之孝家的沾点亲，便乘机来求林之孝家的，把厨房的差使赏给她。



林之孝家的仰着脸，听她说了许多好话，才慢悠悠地道：『亲戚嘛，怎能不照应，不过要请上头的示，现在你先代理去。』秦显家的只等这一句，千恩万谢地去了。



平儿，第二天一早，那些人又怕有变化，都悄悄地来买转平儿，讲了柳家的许多坏话，还送了平儿一些礼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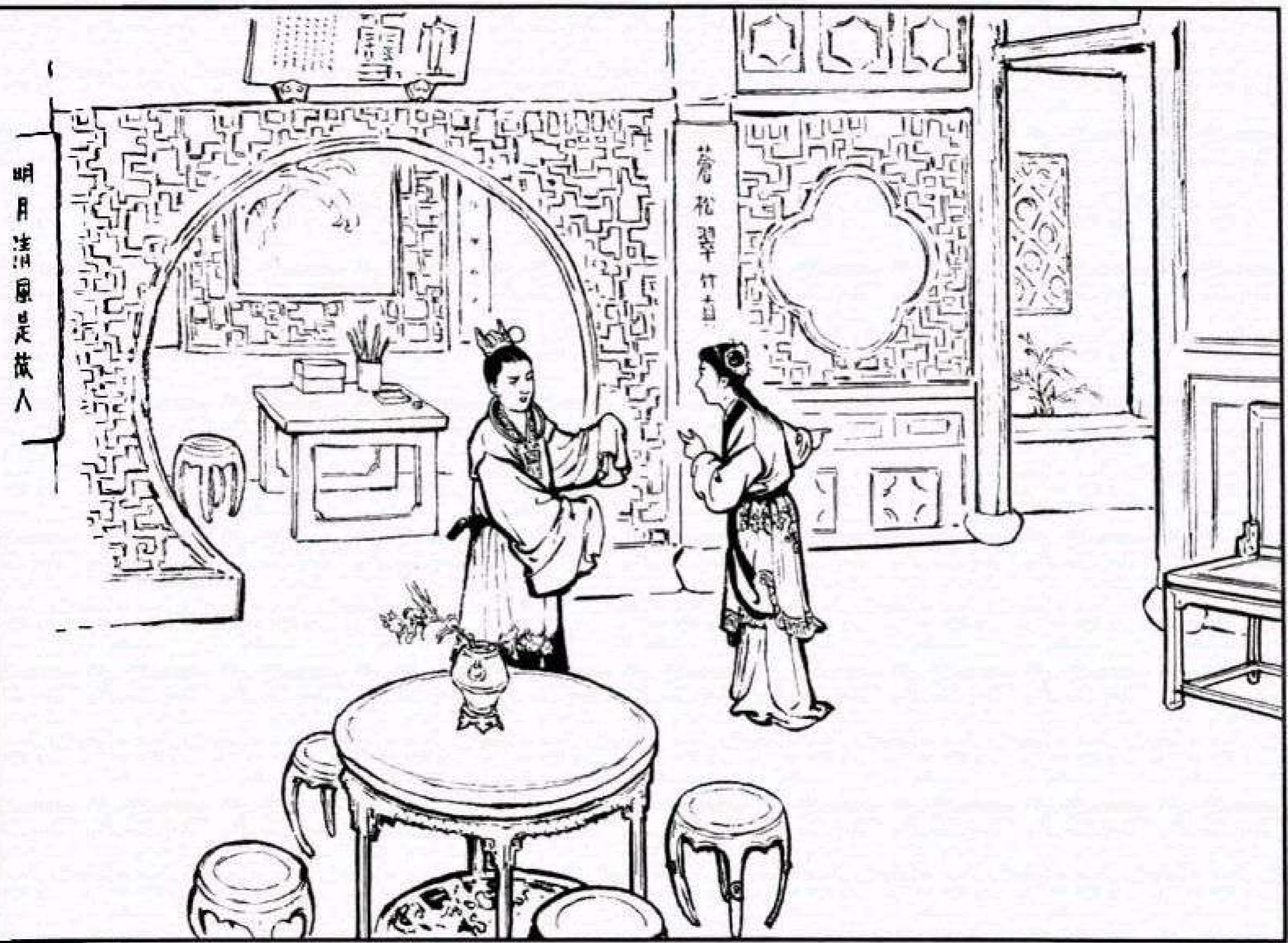
平儿一一都应着，打发她们去了，却悄悄地去怡红院访袭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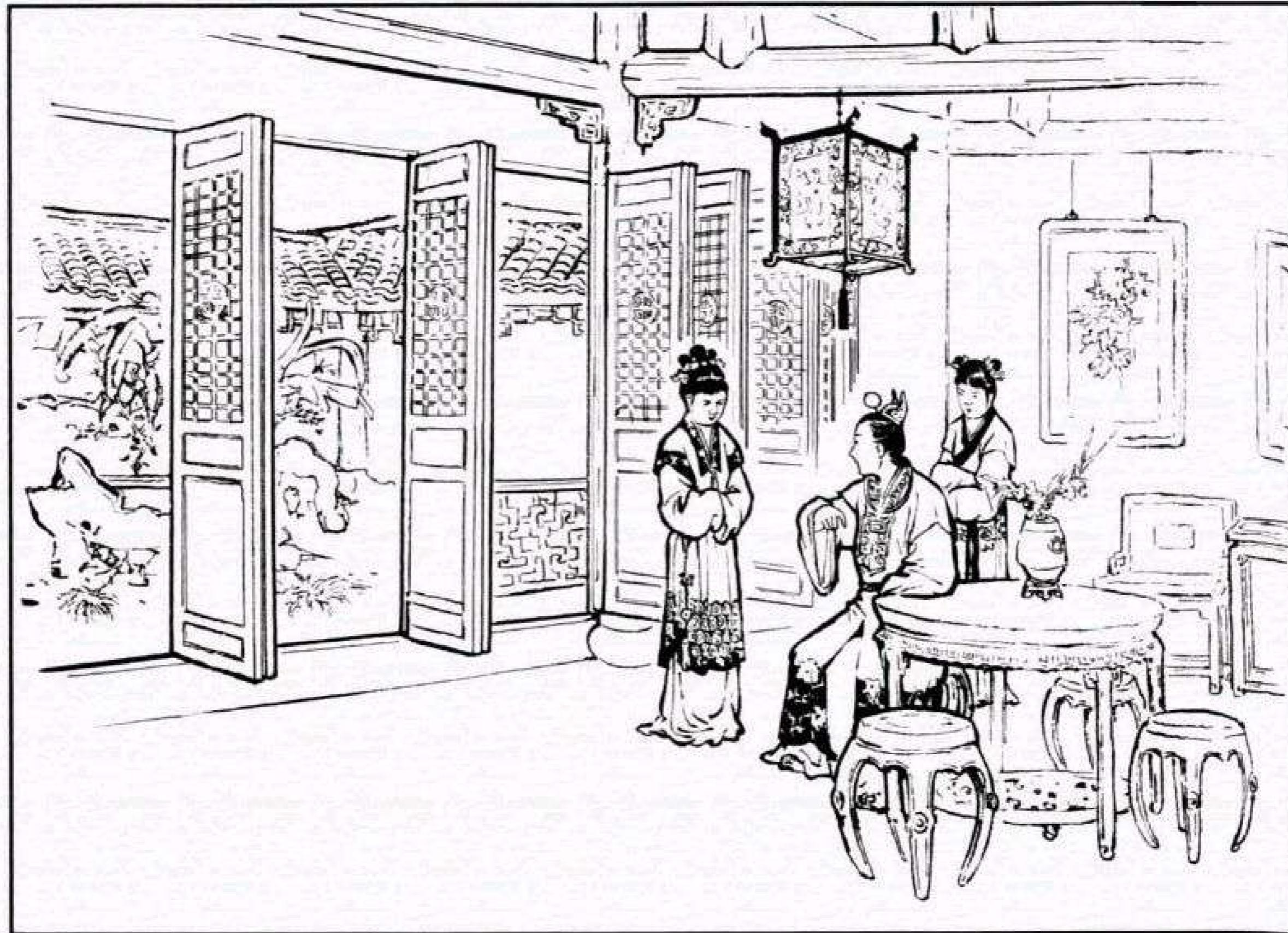
平儿向袭人问起玫瑰露的事，袭人说：「露确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」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说，吓了一跳，忙承认是自己送的。



芳官忙告诉宝玉。宝玉听说五儿哭了一夜，心也慌了，说：「露的事虽然芳官可以承当，但那茯苓霜却是有麻烦的，若说是她舅舅在门上得的，她舅舅又有不是，岂不是人家一片好意，反被我们害了？」



说：『宝玉想把这罪过自己承担起来，便和平儿等商议了！』平儿笑道：『五儿昨夜已经同人说是她舅舅给的，如何又说是你们？』



晴雯走来笑道：「太太那边的露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，你们还瞎猜。」平儿也笑道：「谁不知道这个缘故？可是彩云不肯承认，又没赃证，怎么说她？」



停了一会，宝玉说：『别再把人拉进去了，这件事我也应起来，就说原是我和丫头们开玩笑，悄悄地偷了太太的，两件事就都完了。』袭人道：『倒是一件阴骘事，这样就保全了别人的名儿。』



平儿道：『这么办好，可是得把彩云这个孽障叫来，问准了她才好；不然，她得了意，以后越发胆大了。』便命一个小丫头去叫彩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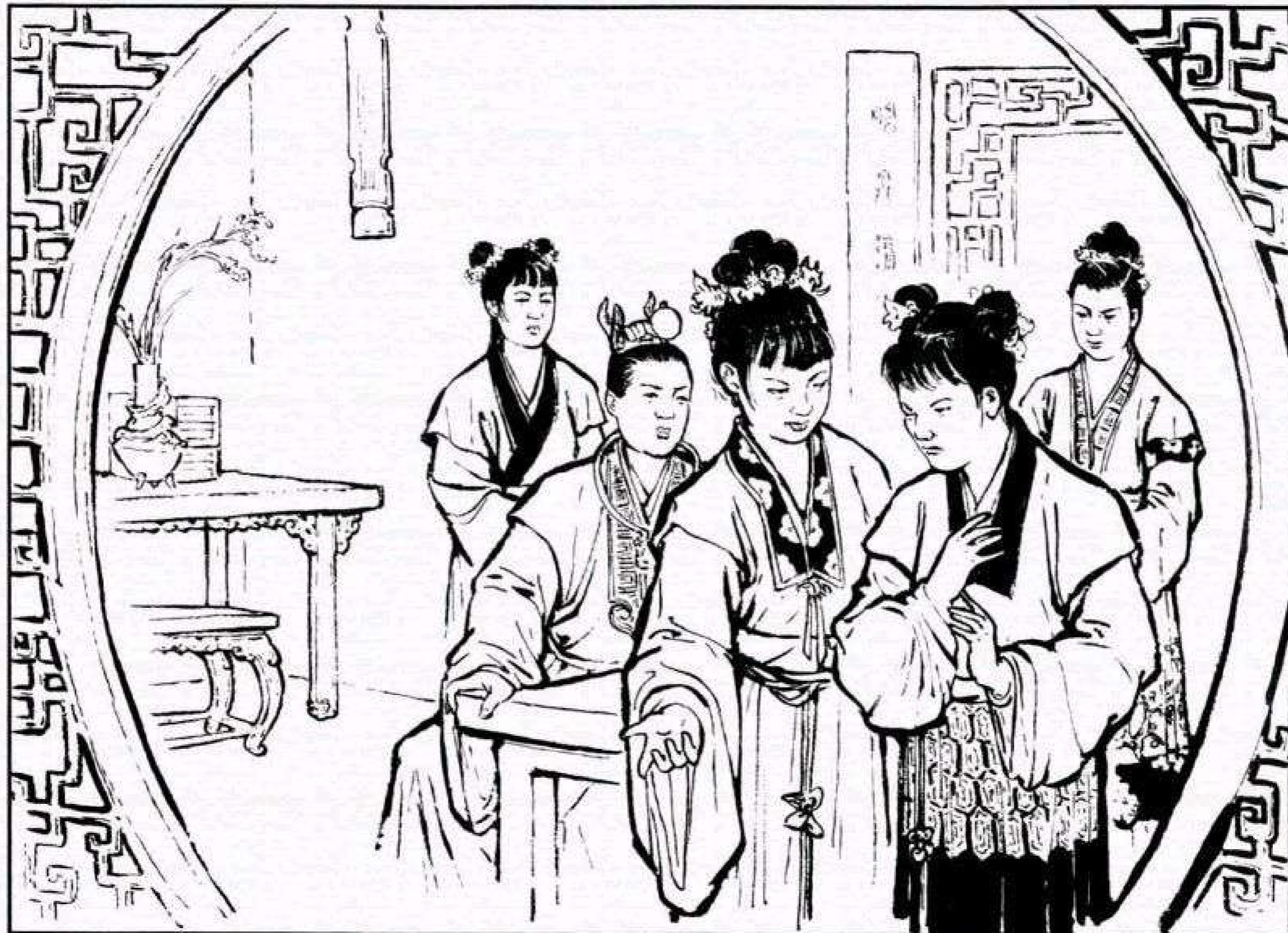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，彩云来了。平儿先说了昨晚上五儿的事，又道：「做贼的我知道，只因顾全体面，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。只是以后要小心，免得冤屈别人。」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也立刻吐露了真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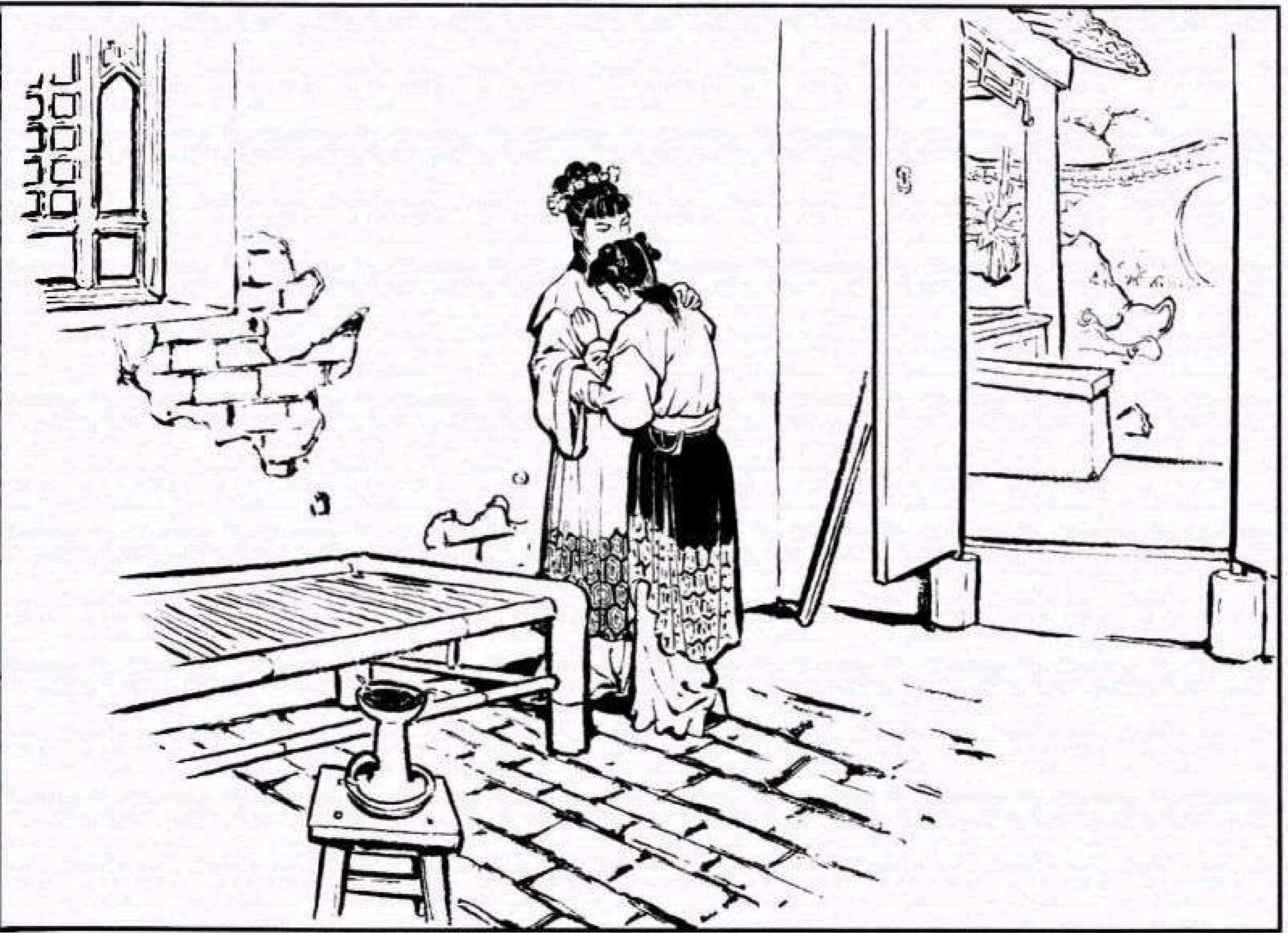
宝玉忙笑道：「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有肝胆的人。如今让我应了，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
了。」彩云道：「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
我该去受！」便催着平儿，要一同去听凤姐发落。



平儿道：「不是这么说。你一应了，未免牵涉到赵姨奶奶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。」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



大家商议妥帖，平儿来到值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地教她说：是芳官给的。五儿听了感谢不尽。



平儿回到自己这边，见林之孝家的已带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迎着说：「今日一早就把她押了进来，厨房里暂时派秦显的女人去了。」



平儿笑道：『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水落石出了。我刚才去问过宝玉，他说这两件东西都是芳官送给五儿的。她们有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，怎么就混赖起人家来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』



说毕，平儿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面说的那样回了凤姐。凤姐说：『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爱管闲事。只要别人求他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这样下去，将来如何治人？』



凤姐要追究下去。她说：『罚那些丫头跪在太阳底下，不给她们饭吃，管保她们会招出来。再说，苍蝇不抱没缝儿的蛋，虽然柳家的没有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她，也革出不用吧！』



平儿说：「何苦和这些小人结仇呢？」「得放手时须放手」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。你素日操劳太过，身体不好，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！」凤姐才笑着说：「随你们吧。」



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说：「已回过奶奶，将她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再不必提此事。」柳家的忙向她磕头谢了。她还不知道，这件事全被宝玉承担了过去。



且说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进来，在厨房里正忙着收点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一面又悄悄备了一篓炭、一担米，遣人送到林之孝家去。



秦显家的又备了几样菜蔬，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「我来了，全仗列位扶持。从今往后都是自家人了。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」



秦显家的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只高兴了半天，白送人许多东西。如今眼看无法挽回，只得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



宝 玉 瞒 贽

红楼梦之九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白 宇

绘画 江栋良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 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1.68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0